

# 一畦春韭绿

□张家港 许国华

一夜春雨,院子里围墙边开垦的一畦韭菜仿佛得到了召唤似的,争先恐后地钻出了地面。绿莹莹,水嫩嫩,惹人怜爱。“一畦春韭绿”,多美的诗句,一个绿油油的春天扑面而来而至。

围墙一隅,原本是种花植草的地方,可我们全家都不擅长侍弄花草,白糟蹋了那一点寸金寸土。妻子建议不妨种种蔬菜。于是,全家响应,自力更生,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菜园。栽几簇小葱,种一畦翠韭,植数丛大蒜,播少许菜籽,自然散养状态的菜园,居然也绿意盎然。

妻子撒下韭菜籽,刨土,施肥,不久就长出了绿油油的新韭。韭菜是出了名的“懒人菜”“长生菜”,丢在哪里都能生长,产出高又不费事,且只须栽种一次,以后每年无需再种,“春风吹又生”,来年春天又能绿色满园,省却不少耕耘播种的辛劳,更不像花卉那样娇贵难伺候。

韭菜四季常绿,割了一茬,就能再长一茬,剪而复生,常年供人食用,一生可割剪无数次,有极旺盛的生命力,故称“久菜”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一种而久者,故谓之韭。”

## 春风吹来满园红

□扬州 高亚

我家住一楼,有一个温馨雅致的庭院,还有一块怡情悦性的小花园。花园里有芍药、牡丹、梅花、海棠、茶花、月季等10多个品种,还有一棵绿荫蔽日的杏子树。回老家过春节前,特地到花园里走了走、看了看,杏树枝丫光秃秃、蜷缩着赤裸裸的身子,花草形容枯槁、悄无声息,花园寂静、萧瑟。可当我正月初六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时,映入眼帘的是花园里的一片红,她像一壶醒神的茗茶,又像一杯兴奋的白酒,顿时使我来了精神,疾步来到花园。

殷红杏花傲蓝天。朵朵杏花蕾,像是涂了咖啡的树上又粘满了粒粒红豆,密匝匝,殷殷红,在明晃晃的阳光下,泛着油亮的光;缕缕幽香,忽浓忽淡,微风轻拂,满径芳香。不知名的小鸟围着杏树打圈,一会儿东、一会儿西,一会儿高、一会儿低,兴奋地“叽叽喳喳”叫个不停,飞落枝头后欢快地摇摆着尾巴,又慌慌张张地四处观望

## 春天里的母亲

□湖北襄阳 康书秀

一场春雨,润物无声,把天空浣洗得明亮澄澈。

迎面撞见一位大妈,双手捧着相机,正在捕捉春景。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母亲和故乡的春天。

池塘边歪斜的柳树上,抽出了无数长长的新枝,自在地在风中摆动。邻家的山羊跑过来,依着树干蹭痒痒。黑猪哼哼唧唧地走出猪舍,却被大公鸡抢了风头。公鸡首领身披紫红的战袍,昂首挺胸,“咕咕咕”地一路高歌,带领着它的“子民”们,扑棱着翅膀,上柴垛,登院墙。所到之处,那才叫鸡飞狗跳。它们闹春的方式,让人难以忍受。

田野里的小麦,像墨绿的绒毯覆盖了大地。蚕豆花的花瓣,紫中带粉,黑色的花蕊,纯净得像小孩子的眼睛,一眨一眨的。金色的菜

韭者,谐音“久”,乃生生不息、长久久之意。

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不禁惊叹杜甫诗中的“剪”字之妙,一剪一合之间,便剪出了春天清新的味道,剪出了春韭鲜嫩的味。我想,趁着一帘春雨,剪上一刀春韭,那绝对是浪漫的诗情。

食人间烟火的剪春韭,一般都在清晨,朝露未晞,韭菜畦里新绿欲滴,清香扑鼻。妻子弯下身子,一手拢着春韭,一手握着剪刀,紧贴地皮,剪得平平整整,春韭便齐齐地脱离了根部,一抻春韭静静地拢在妻子手中,用手轻轻地抖落几下,绿叶随之翩翩起舞,恰似春风在绿叶上依依荡漾。

剪春韭看似简单,但还是有一点小讲究的:一是剪刀要锋利,快刀剪韭菜,越剪越长,钝刀剪韭菜,越剪越蔫;二是千万不能在中午或阳光强烈时剪韭菜,强烈的阳光容易晒蔫韭菜。剪完韭菜之后,妻子还要在韭菜根洒上一些碎泥,有条件时再覆盖一点稻草灰,既保护了韭根,又增加了肥料。

俗话说:“头茬韭菜比肉香。”开春的第一茬韭菜,吸足了一冬的营养,长出来的韭叶格外青绿肥

着。少许盛开的杏花,像炸开的爆米花,殷红的外衣包裹着洁白的花朵,在湛蓝天空的衬托下,犹如飘浮着的朵朵白云。

火红茶花美如霞。茶花满树花苞,有闭着的,像害羞掩面的村姑;有半绽的,像涂着唇膏嫣然微笑的少女;有层层叠叠、尽情怒放于枝头的,像熊熊燃烧的火焰,又似夕阳西下时迸发出来的灿烂的晚霞,婀娜多姿,熠熠生辉。散发的清幽芬芳的香气,沁人肺腑。不知疲倦的蜜蜂在花朵上方不停地抖振着翅膀,凝视着花朵,像在尽情欣赏妩媚的花容,又像犹豫是否该落在这娇艳欲滴的花瓣上,只是一个劲“嗡嗡”地叫着、“吟吟”地唱着。

紫红芍药喜煞人。芍药虽未盛开出绚烂的花朵,但通体大紫大红立在绿油油、软绵绵的麦冬草上的身姿,就像身着紫红旗袍的模特亮相T台的绿地毯上,耀人眼目、扣人心弦。一根根茎杆肆意灵动、清新

花恣意开放,海一样辽阔。走近些,一枝枝花茎在微风中摇摇曳曳,推动着海浪向远方流淌。蜂蝶见惯了这样的场面,毫不怯场,跳舞的跳舞,采蜜的采蜜。人,反而成了点缀。

母亲从花海深处的田埂上走来,浑身上下金光闪耀。胳膊上挽着筐,筐里的苜蓿草鲜嫩水灵,这是刚从远处麦田里拔来的。

没等母亲跨进小院,一群鸡老远围了上去,像孩子们迎接母亲。猪们摇摆着尾巴紧随其后,伸出长长的猪嘴嗷嗷待食。

母亲一边把筐里的草抛撒在地上,一边安慰着鸡和猪。那慈爱的表情,让我这个老闺心生醋意。鸡和猪们不懂得撒娇争宠,一哄而上。只有鸡窝里的那只母鸡不为

润,吃起来特别清香鲜美,口感超好,是名副其实的“春天第一菜”。

春光沐浴,春雨润泽的一畦春韭,叶似翡翠,根如白玉,青翠水嫩,清香飘逸,自然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妻子本来就有一手好厨艺,加上春韭的滋味可人,即使是家常做法的春韭蛋皮汤、清炒春韭、春韭炒鸡蛋、春韭炒肉丝,味道都特别鲜美,我们吃得也特别鲜美。自家院子里栽种的春韭,既是地道的无公害绿色时蔬,更是唤醒我们沉睡麻木了的味蕾记忆。

用头茬春韭裹馄饨,绝对是时鲜的佳肴。剪一茬春韭,洗净、切细,与鲜肉剁成泥,打入几个新鲜的鸡蛋,便是上等的馄饨馅料。馄饨的醇美和春韭的鲜香巧妙地糅合在一起,简直就是人间绝配,仿佛包裹的不是春韭,而是春的鲜美、春的绿意、春的生机,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鲜活地展现在眼前。

馄饨煮熟了,开锅了,捞入瓷盘中,晶莹剔透,透过馄饨皮就能看到里面绿莹莹的韭菜馅。咬一口更是清香四溢。那是久违的乡村味道,是渴望的春天味道,是梦寐的自然味道,也是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的快乐味道。

娇嫩;一片片叶片如钩似月、低头沉吟。在微风轻轻掠过茎叶的瞬间,我仿佛看到低矮绿色的茎顶、叶腋下,盛开出朵朵花形妩媚、花色艳丽的芍药花,玫瑰红的花瓣丝滑如绸缎,簇拥着娇艳的金色的花蕊,袭人的芳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左瞧瞧、右看看,深感花园里的花草都已耐不住寂寞,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赶热闹了:清新秀丽的海棠不甘示弱地盛情绽放成锦绣一团;活泼洒脱的月季也鼓起勇气飘荡起深红的片片枫叶般的嫩叶;雍容华贵的牡丹大大咧咧地秀出鲜红的新芽一簇,还有春梅、樱桃、寿桃……也都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泛起朵朵红苞来赶趟子、凑份子,她们在庭院里欢呼着、跳跃着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我沉醉在古人们颂美春天的意境中,我身“陷”在红霞满园、芬芳四溢的庭院里……

所动,它正在专心致志地孵小鸡。

麻鸡一天24小时焐着一窝蛋。如果不是母亲把食物和水送到窝旁,麻鸡绝不主动下地觅食,执着得让人心疼,令人感动。

安顿好鸡和猪,母亲才顾上端起饭碗,但心思却在吃饭上。她和父亲一起排着农事:趁着好天气,把沷了肥的水田平整一遍,育秧苗等着呢;韭菜和葱都要松土和分根,饭菜香不香,全指望它们呢;绕着菜园子要种上一圈向日葵,过年的瓜子就绰绰有余了……春天的时令,就是一年的希望,一刻也耽误不得。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。

母亲没有闲暇赏春,她是弄春的人。她绘就的春天实实在在,无限美好。

## 乌镇长街宴

□上海 陆小鹿

在诸多江南古镇中,乌镇算是最有特色的,因为那里有戏剧节,还有长街宴。

早些年,我就想去乌镇参加戏剧节,奈何总也抢不到票,所以计划只得搁浅。2017年,第五届戏剧节,运气真是好,一到那儿就买到余票,不但看到了特邀剧目,还参加了两场小镇对话,也赶上了第一轮青年竞演比赛。只是遗憾假期有限,没能等到长街宴开宴,就折返了上海。完美缺了一角。回家后日夜惦念,查到春节乌镇也有长街宴,于是带领全家一行8人浩浩荡荡去了乌镇。那年,是2019年。

现时的乌镇,还保留不少传统民俗习惯。逢到喜庆节日,家家将方桌条凳搬至门前,巷子里连成一排,绵延百米,宴开百席,大家露天坐着,在星月灯光下一起用餐,可以想象,那是何等的热闹和开心。记得小时候,尤其是夏夜,院子里的邻居们都会搬张桌子露天用餐,你家吃什么,他家吃什么,公开透明,但这样的露天餐在家搬进楼房后就再也看不到了。我如此向往乌镇长街宴,其实是想去重温下露天群餐的快乐。

因为春节游客过多,乌镇长街宴从古巷移到了较为开阔的西栅茶艺街。询问了当地人,长街宴晚上5时开宴,不需要提前预订,提前去坐下即可。为了确保有座位,下午3时30分,我就提前选了个景观美的地方,占据了两张桌。

等待的时候,服务员端上了乌镇迎客三道茶: 瓯糍茶、熏豆茶、花茶。瓯糍是一种糯米锅巴,水乡特有的美食,热水泡开来,雪白的瓯糍一片一片浮起。这道茶

## 买菜

□东台 李波

爱人的厨艺是自学成才,做的菜色、香、味俱佳。我不会做菜,所以就负责买菜。

我这人似乎人缘不错,那些个卖菜的俊姑娘、俏媳妇,还有那些个老头儿、老奶奶,一见到我就眉开眼笑,抢着跟我打招呼。

我想被他们喜欢的原因大约有三:一是从来不过价还价,二是不“挑肥拣瘦”,三是相信人从不看秤。

这样一来,几乎每次买菜回家,都要被严格把关的爱人说一顿:“这菜已经不新鲜了,没长眼睛也有俩窟窿啊,咋就不好好看看?”“这个多重?好像没有吧?”“看看,人家张奶奶只买两块钱一斤,而你,却要两块半!”……

爱人要我长点记性,可我不知咋搞的,睡觉前还念叨明儿买菜得学着点儿,可第二天还是不长记性。

受点委屈倒也罢了,更让人头痛的是,天天买菜,不知买什么菜好。有时真觉得,天下第一难的苦差事,莫过于买菜了。

头天晚上吃晚饭时就征求意见:“明天中午要吃什么菜?每人点一个。”爱人说:“随便。”孩子也说:“随便。”

带点甜,像炒米茶,香喷喷,很好喝。第二道茶熏豆茶,咸的,五颜六色。细看,除了绿色熏豆外,还有红色的胡萝卜丝、橙色的橘子皮以及白色的芝麻。一般的茶都只喝茶汤,熏豆茶则是连内容和汤一起享用的。最后一道是花茶,用乌镇的白菊花冲泡,花瓣洁白如玉,花蕊金黄。泡开后茶汤金黄,花香浓郁。

服务员接着又端来四碗小吃:寸金糖、京枣、紫皮甘蔗,还有一碗桔子。寓意:甜、甜、蜜、蜜。我有很多年没吃过寸金糖了,小时候每年过年必吃,寸金糖对我来说就是年味的象征。我拿了一根寸金糖,把熏豆茶放在河边的木栏杆上,看人,看船、看白莲塔,春风微拂,满鼻春天的气息,好惬意。

长街宴的重头戏是暖锅,这是乌镇当地年夜饭的必备菜式。我们选了一个全家福暖锅,蔬菜打底,边上放着熏鱼、肉丸、肉皮、虾、油豆腐、腌鸡、鱼丸、海参等十多种辅料。水沸了,热气腾腾。叫几瓶乌镇米酒,来自五湖四海的上百余人齐聚一年,举杯畅饮,红尘喧嚣,地道的年味,铺天盖地。妈妈感叹道:“好多年没感受到这样浓郁的年味了。”

吃罢长街宴,和家人一起去赏灯。乌镇水灯节是乌镇水乡的传统年俗之一。五光十色的彩灯安置在水面上,点亮了整个西栅景区。彩色的灯影随着水波荡来荡去,星光熠熠,漂亮极了。我找到一只财神水灯,和它合了影。

过年时,好怀念乌镇长街宴的热闹。唯愿疫情快点结束,明年春节再带家人出去旅游。

不挑菜,真好说话。但真实情况是,要是今儿买了昨天吃过的菜,爱人和孩子就会埋怨:“昨天吃过了,今儿怎么又吃这个菜?”这还叫“随便”么?这“随便”分明就是挑剔。她们再说“随便”时,我总要回一句:“整个市场都没‘随便’卖。”

也曾订过菜谱,每天不一样,但又事与愿违,菜谱上写的,市场脱货。菜谱执行了两天就宣告作废。

其实跟我有同样苦恼的大有人在。每次去市场买菜,总能看到几位在市场瞎转悠,嘴里叨叨着不知买什么好。

买菜实在是件苦差事。有天早上,我扬言不想买菜了,爱人说:“好啊!你来洗衣服、拖地板,中午还要做菜,我就不信买不回菜来!”

懒,且不会做菜,爱人一下戳中我的软肋。

想想,世上哪件事好做?每天逛逛市场,面对琳琅满目的食材,随心所欲地挑这挑那,无须为钱包担心,应该感到幸福而快乐才对呀。

两相权衡,我立马就乖乖地拎起购物袋:“得,还是我去买菜吧!”